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艳书文库

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

第三辑 艳书文库

天

清 古棠天放道人

花 香 亭

清 古吴素庵主人

杏 锦 八 段 锦

清 醒世居士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中华传世小说精品(第3辑)

出版发行: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11号)

印刷: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白家务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32开 155印张 3472千字

印数:1-3000套

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48-606-2/I·183

定价:1260.00元

杏
花
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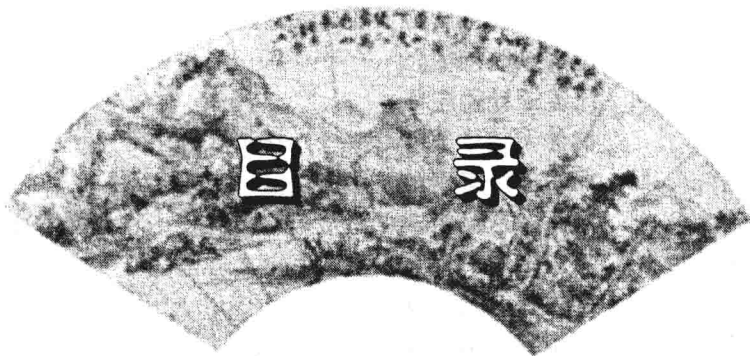
濟古崇天放道人編次

出版说明

《杏花天》四卷十四回，卷一卷二每卷四回，卷三卷四则每卷三回。现存清初啸花轩刊本，题“古棠天放道人编次”。所谓“杏花天”就是春天，而“春”在中国一向是男女情欲或情事的隐语，《诗经》里就有“月女怀春，吉士诱之”。因此，春心、春情、春期、春风一度等都与男女之事有瓜葛，更不要说春画和春药等径以“春”字等同于男女交欢之事。

虽然本书的篇幅不是很大，但作者用了大约五分之一的文字直接铺叙、描写性行为，所以明清以来成为一部知名的禁书。和明清之际许多“著意所写，专在性交”的小书一样，《杏花天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，主要写的是男主人公一生的风流艳遇与放浪行为。

在《杏花天》中，作者赞扬了所谓房中术，夸大男性生殖器的情节。书中称封悦生的阳具是“灵龟追魂棒”，凡与之交合之女子，无不对其阳物大加赞赏，称其为“妙物”、“稀世之珍”，一经封悦生沾体便自愿终身相随，自死无他。对生殖器的崇拜是与古老的“生殖崇拜”联系在一起的。



杏 花 天

第 一 回	蓝岳母花烛纳婿 傅贞卿惧内潜踪 (1)
第 二 回	封悦生遇师求方 万衲子秘授房术 (14)
第 三 回	浪荡子天涯海角 俏佳人兰房寂寞 (24)
第 四 回	悦生浪狎雪妙娘 爱月私奔有情种 (29)
第 五 回	悦生旅邸梦三美 玉莺自家择鸾俦 (36)

- 第四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…………… (160)

卷之二

- 第五回 忤当朝滴官赴蜀…………… (165)
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…………… (173)
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…………… (183)
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…………… (192)

卷之三

- 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…………… (201)
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…………… (208)
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箏骂贼…………… (219)
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…………… (228)

卷之四

- 第十三回 葛太古人川迎圣驾…………… (236)
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…………… (245)
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…………… (255)
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…………… (264)

八 段 锦

- 第一段 好才郎贪色破钞
犯色戒鬼磨悔心…………… (277)

- 第二段 大好汉惊心惧内
小娇娘纵情丧身 (289)
- 第三段 为吝财烧妹遭殃
因爱赌媒妻倖富 (300)
- 第四段 何瞎子听淫捉汉
火里焰远奔完情 (308)
- 第五段 浪婆娘送老强出头
知勇退复旧得团圆 (315)
- 第六段 马周嗜酒受挫跌
王公疏财识英雄 (323)
- 第七段 小光棍浪嘴伤命
老尼姑仗义报仇 (330)
- 第八段 多情子渐得美境
咬人虎散却佳人 (339)

第一回 蓝岳母花烛纳婿 傅贞卿惧内潜踪

词曰：

东君苏碧草，年华换，名花貌媚娇。见瑶吐嫩英，洞房花烛喜乘龙，天付凤麟□□，一心两处同双。云霏霏齐逐，深悠悠长日。盟山誓海，永不分并枕宿，一夜恩囑。入门初携同欢，忆似梦里衾稠，不念衷肠难别，任倚西楼。笑天长地久，不能佳偶。奈何绵绵此欲无休。欲向情人说，与生畏伊愁。

话说洛阳城，富春里四都庄，有一巨族，姓蓝名芝，字瑞生，贸易湖海，家资丰富。娶妻封氏，乃封廷话之女。名贵娘，贤淑贞静，书画琴词，宫技绣纺，件件拔萃。生有三女。长珍，次玉，三瑶，皆是母所训，诗词不亚班谢，有邻家庞女若兰附琼。惟珍娘早许与本城傅春先子傅汝德，字贞卿。因春先夫妇早亡，故贞卿之婚未就，延期岁月。不料蓝瑞生身故，又无宗族，母女依依。这封贵娘，深通典籍，内外自操，蓝门宗派鲜有。惟外家胞弟之子，居广凌，小名喜郎，字悦生。年将二九，真是个花柳中班首，风月场领袖。走马蹴鞠，丝管乐器，放浪潇洒。论文可居翰苑，若任必显官□（“咸”加草头）。只因出身草茅，不能上达观光，且从娱乐中为阶梯。蓝母止一脉，时常眷念，又未见到此。见长女珍娘，生得身肌袅娜，体态翩翩。

年当三六，惟怀标梅，销春山而双眉颦皱，展秋波惟两目含情。又且题咏敏捷，过于蔡文姬。

次女珍娘，才貌并佳，兼通乐府，年二八，私想欢狎，暗念关雎，灵窈将萌。三女瑶娘，超脱二姊，别样情肠。喜蹴气球，自夸才貌，年交二七，情心早识，欢娱微觉。

一日三妹群立花间，惟珍娘有家，两妹未字，时春光三月，名花初开，燕语梁上，蝶舞花前，桃铺绵群若垂廉。珍娘睹景有意，玩赏生情，忙向二妹道：“有诗题三种，你二人各认一题，咏四言一阙，以消昼永。多情句勿得相拘，任你挥罢，但不可闻于老母。”二妹答道：“谨听命题。”珍娘先自拟蝶媠一题，再二题，拟玉娘得白燕题，瑶娘得杨花题。珍娘随口咏蝶媠诗道：

粉翅双双宛递扶，花为衾枕叶流苏；
谁能写出轻憨态，点缀春宫秘戏图。

珍娘咏罢。二妹笑道：“大姐姐心思姐夫之念可见矣。”

玉娘遂咏白燕诗道：

呢喃玉质趁帘惟，一朵梨云带雨飞；
好向江南旧庭院，主人宁认作乌衣。

珍娘瑶娘见诗赞道：“奇想！奇想！不忘旧约。”

瑶娘随咏杨花诗道：

无端三月飞香雪，恰是杨花滚地来；
何似春光容易别，闲阶无事产霉苔。

珍娘玉娘看了道：“诗中情意无定，随风飘舞。旷情丛合，太谑了，太小了，雄心不遏也。”瑶娘道：“我三人共誓风流之约，明日与姐姐同居，勿负俺二人于流泛忌情也。”珍娘道：“若我嫁与风流之人，你妹妹们分得的。”玉娘道：“姐姐未到手，先

已分就哩。”三人大笑。只听得蓝母内呼，三人止言进内。

却说珍娘之婿，傅贞卿，为人清正，年仅二九，有翰林遗风。恁龙阳，如漆投胶，遇女色，倒窟拔蛇。惟家家如是，人人欢喜。独贞卿厌恶其前，而视后庭，如蜂如蜜。百样钻求，不惜银钱。佳人如嫦娥，亦不著眼。女子见他丰姿，倒贴私金，彼亦不肯。可笑是这一件癖病，常自言道：“恨父母与我结了鸳鸯，到今日解不开这鸾钗。我今无拘无束，终日迟归晚回，包小辟作龙阳，岂非快畅！何苦要这浑家何事？”想到此际无法可弃，只得放下了一片心肠。

话说蓝母见珍娘成人，正当完婚。自想丈夫早逝，子嗣鲜出，家计靠谁？不若将女婿傅贞卿，托媒谈永偕择期赘来我家，以为半子之靠，多少是好。遂命小僮蓝书去请媒人谈永偕来。不一时，永偕进庭，蓝母垂帘道：“谈叔叔见礼。”隔帘下拜。永偕帘外回揖，小僮献茶。茶罢，蓝母道：“先夫去世，诸亲故戚，久绝音问，妾身杜门训女以三从。幸小女四德俱备，今日请叔叔过来，因向日傅家亲事，是叔叔作伐，妾身想小婿今已成人，恐年幼浪荡无主，敢烦叔叔代老身言彼入赘，妾赖半子之靠，在小婿亦有家室，望叔叔为此一行。”永偕答道：“老安人有此好意，成就儿女百年大事，以了令婿令媛终身，老夫敢不撮合？令婿闻此，自然领命无辞。老夫明日就来回覆。”言毕，相揖而去。

蓝母进入绣房，见三女刺绣，随坐于侧，对珍娘道：“珍儿，我今日请谈永偕来，把你百年终身之事已完。”珍娘道：“母亲反为儿等劳心，孩儿思想，不如在母亲膝下，早晚侍奉倒好，不忍抛撇。况姊妹同惯，安忍遽离？”说罢两眼流泪。蓝母道：“我儿，为娘亦不忍离你。今烦谈永偕去言，招你婿来家人赘，

使我终日相傍，永不相抛。”珍娘道：“若得母亲如此，是儿之愿。”遂止流泪，玉瑶二妹，亦各欢喜。三人共拈金针，描鸾绣凤。忽见丫鬟来说道：“奶奶，庞家姑娘从后门过来看奶奶。”言未已，若兰早至绣室。珍娘忙迎，玉娘欢笑，瑶娘相携。若兰向蓝母见礼毕，珍娘道：“贤妹旬日不来，多管是我姊妹怠慢了，因此不临贱居。”若兰道：“姐姐莫怪，小妹因家母采薪，故此违教。”王娘瑶娘言道：“兰妹有事□羈，诗趣大荒。我四人求母亲出题，各作一首以泄春永，何如？”珍娘道：“两妹所言有理，兰妹诗肠向日荆棘。母亲命题，儿等倡和。”蓝母道：“就将刺绣为题，限香忙裳为韵，你们各作一句，合成四言律一首。”珍娘遂自口占道：

春风三月梨花香。(珍)欲为梨花刺绣忙。(兰)

坐久不知柳絮绿。(玉)却疑残雪坠衣裳。(瑶)

蓝母看四人之句道：“珍儿之句道其时序，若兰之语寓意纵情。玉儿怀困诮题，三春日永多倦。瑶儿浑句不知柳絮是梨花飞坠。”费索评品批郢。四妹齐道：“多承母亲教政。”蓝母谕婢女开酒畅饮不提。

再说傅贞卿包一小辟，姓花字俊生，生得无异女貌。姿色肌腻，言语清幽，体态轻浮。傅贞卿暗想道：“我若得与此君共乐，胜与佳人并枕。”遂千方百计，买通伊父花春宇，方得俊生到家。一同饮酒至更阑。俊生装出勾人的情样，双手忙来抱住贞卿面庞，贞卿趁酒与双手搂住，两人作了个吕字。贞卿情炽，令俊生在于灯前褪下裤裆，白臀高坟，又扭转面，望著贞卿道：“亲哥哥把麈柄慢慢送入，毋得苦人。”贞卿挺著半大麈柄，口吐津唾，润于右手中指，抹在俊生臀孔上，扶定麈柄，谁知熟不由径，搔至内腑。俊生见不甚苦楚，将身凑迎。贞卿如忙夫

捣春，一抽一拔，抽至数百。俊生放出淫法，将股一挟一放，哼叫不止。贞卿美快非常，遍身通畅，一泄如注。两人才脱衣共枕而睡。自此两人朝朝同食，夜夜同眠，情深意厚，永不相离。

一日，谈永偕清晨走来扣门，贞卿披衣而起来，启户一见到：“原来是谈老伯。”忙忙迎入。礼毕宾主而坐，永偕道：“贤侄，老拙此来，非为别事，昨承令岳母招去，道及令先君与蓝府结婚，系老拙为媒。蓝小姐今已长成，婚期在迩，令岳母欲招贤侄入赘，亦可代他支持家计。其聘金彩衣，分毫不要。贤侄宜早完花烛。”贞卿听了道：“小侄先君去世，家业不继，聘礼缺乏，莫若代小侄生意隆茂，家稍丰方可。祈老伯致意岳母，请宽两三载可矣。”永偕笑道：“贤侄真是忠厚人家，如今后生家，一到二八，就想求娶，可见贤侄忠厚有馀，真有柳下惠之风矣。”原来永偕不知贞卿好弄龙阳，故此推托，而竟称扬。这贞卿暗自明白，此老被愚，因说道：“多蒙老白奖誉，若是岳母好意，待至交冬，再复老伯。”永偕道：“令岳母一片好意，老拙又与令先君盟友，自然一力撮合。待至交冬何为？依老拙说，这赘亲不必要合年庚，只择上好吉日便好，今日是初五日，后日是初七日，乃黄道紫微天喜红鸾，一派上好星宿。这日贤侄就去入赘不必支吾。此乃人生好事，推委之辞，休得再语。”贞卿见是父辈，不敢再托他故，只得顺从，永偕辞别而去。

贞卿回至内室，俊生接见道：“兄洞房花烛在迩，致弟于何处？”贞卿抱依道：“小扮哥，我素不好与女人相亲，如兄这样才貌情趣，超出女人百倍，我的麈柄在内紧紧箍住，甚是有趣，进出之美，令人不可形容。那妇女俺也有弄过，起初搂住，却是有趣，及将麈柄放在里边，粘浆滑滑踢踢，越抽越松，又费许多力，下下不能畅美。今与你设誓盟神，永不相离。”花俊生道：

“如此甚妙。”二人遂焚香拜祝天地，齐跪下道：“愿步步相随，生同床，死同穴，永不相别。”贞卿道：“盟弟，吾人赘过半月即来。半月后，日间同你嬉耍，夜归蓝宅歇宿。今屈吾兄在这里住下，你家费用著存童送去，以便安心久处。”俊生听言有物送与父母，亦不挂念。舒心乐意而住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谈永偕走至蓝宅，见了蓝母说道：“老安人，令婿少年孩子心肠未除，要等手中饶裕方来纳彩迎聘。老夫见他要奢侈，是少年父母荫下之言，今非其时，老夫就鄙意约他明日初七日，乃是黄道吉日。即来入赘，不知安人主意若何？”蓝母道：“极好。只是日期忒速。”永偕道：“老安人，若迟恐令婿远游，知何日回来？宜速为是。老夫知府上妆奁备久，若令婿远行，就不能一时完姻耳？”蓝母道：“也说得是。就烦叔叔再去回覆他，只在明日入赘，不须另择。”永偕别去。

蓝母进内，忙道：“玉儿，你与瑶儿可到后面作卧房。此处与你大姐姐同姐夫作房。”珍娘闻言，心中暗喜，惊道：“母亲此言从何而起？”时若兰也回，问道：“师母今日移室，姐姐花烛想速？”蓝母笑道：“我恐你姐夫外出，因此择明日赘伊来家，与你姐姐作伴。”珍娘闻言，低头不语。玉瑶二妹笑道：“姐姐恭喜！”若兰向珍娘低低言道：“姐姐明日鸳鸯枕成双，翡翠衾中有伴。”珍娘斜视微笑，心内半忧半喜。半忧的，愁檀郎雨狂风骤；半喜的，娇花遇蝶逢蜂。蓝母入室他务，四美群坐。玉娘道：“美景芳程在迩。”瑶娘笑道：“名花带露遇狂蜂。”若兰道：“今日姐姐是姐姐，明日晚间作新人，绣帏香暖锦衾生春。我们大家合韵奉赠大姐姐一首律诗，我一人连倡四句起，后四句，每人二句，共成一律。何如？”玉娘道：“诗题有趣，极合时宜，即使老母知道，也知我们雅意。”若兰道：“我先僭了。”随回

占道：

年方三六正当时，风流夫婿配佳期；

赤绳频系还惊爱，红叶诗成信有奇。（兰）。

妆阁懒登折翠莫，镜台喜照画蛾眉；（玉）。

明宵锦帐迷魂处，正是传香合卺危。（瑶）。

三人口咏毕，珍娘笑道：“小小彪女，都不老诚。这是我百岁良缘，难道你三人咽涎不成？”四人戏谑笑了一会，若兰起身别去。

是夜三妹共衾，嬉笑互谑，珍娘难以尽述。次日蓝母晨起，准备东阁要招附凤郎，安排喜宴，专候乘龙客至。珍娘对镜梳妆，心内暗暗欢喜。玉瑶二妹，自想孤眠难忍其情。

再说谈永偕，天明走到傅家。时贞卿与俊生同睡而起，节沐未已。永偕至庭，贞卿无奈，出来相见。永偕道：“愚伯斗胆，在令岳母处，言明贤侄聘金一丝毫要，止候贤侄今日乘龙。老夫恭贺酒礼，先以令人持去。只是贵宅何人照管方妙？”贞卿道：“舍表弟花俊生代管。”小童托出酒肴，二人对饮。不觉日轮西坠，贞卿入内支派，交托俊生，方才登舆。正所谓男坐香舆，女守兰房。

不一时，早至蓝宅，永偕引贞卿出舆。行至中堂，蓝母亦出相见，贞卿拜完侍立，蓝母随即入内。永偕拱贞卿上坐，自己代陪。并不去请亲谊，亦不邀邻佑，蓝书供酒，杯倾醪，肴进山珍，贞卿永偕饮的玉面点桃花，内里珍娘官妆于鹊桥，立侍牛郎。二妹悄步屏后，暗窥娇客。玉娘情性愈炽，瑶娘兴动莫遏。蓝母在于洞房，打点合卺筵席。再说外堂中，贞卿永偕酒酣停箸，永偕作别回去。蓝母命桂瓶蓝书提灯，引贞卿进于洞房。蓝母迎入，随令珍娘与贞卿并立，齐齐于花烛下交拜。真

果是郎如掷果，女赛昭君。侍婢桂瓶斟酒于鸳鸯杯中，蓝母命送贞卿接杯于席。桂瓶再斟一杯于珍娘席前。蓝母道：“贤婿，小女薄柳之质，今配君子，于飞永效。夫琴妇瑟，同谐和调，梦兆熊熊，百祀悠昌。”贞卿答道：“今效鸾凰，必光前裕，后侍奉高堂。多蒙垂爱，感佩不忘。”蓝母命丫环，请二人各饮三杯。

珍娘绛霞满面，低首视胸。贞卿红光盈腮，昂笑灯前，蓝母命桂瓶贺珍娘酒，送于内房，以便二人畅叙谈心。蓝母催令贞卿同人绣房，蓝母退出。珍娘随后进闺，情兴如炽，桂瓶不能留住返掩香扉而去。那傅贞卿，将珍娘搂抱怀中，见窈窕玉质，娇羞柔媚，解珍娘香罗带，除去翠环宝钗，卸的光身赤体，斜欹珊枕上。珍娘无奈，又惊又爱。只见檀口温香腮，半推半就，凭他麈柄刺花蕊。这贞卿虽不喜女色，今日见了这般美人，不觉心动，故淫兴火炽，厥物硬提。遂将珍娘金莲两分于肩上，麈柄硬进牝户。珍娘逡巡难受，呻吟哈嗟，忙呼痛疼。贞卿奋力抽叠莽送，不顾娇花嫩蕊，那管揉残玉质。珍娘受苦不胜，方言道：“傅郎忍心，容奴稍宽免其纵提，若再鼓勇，奴不能忍也。”贞卿酒后，并无惜玉怜香之心意，暗想道：“趁此初逢，与他下马利害，日后亦可尽与欢狎。”放去任情，加些龙阳的工夫。下面力不能支，声声敬求，苦苦哀怜。上面耳若不闻，急急深投，重重狠突，把个柔肢嫩体，未遭风雨的佳人，才入鸳帏，弄得月缺花残，粉褪怨黄，猩红涓涓，喘怯喃喃。弄有一更时候，珍娘微觉户内苦去甘来。此时贞卿也就泄了，二人并枕交股而寐。睡至半夜，二人重会。珍娘暗想道：“先前苦楚，这次到底美多苦少，户内美津津，有自得之貌。”口中亦缓缓将有淫语之意。贞卿将劲兵骁，牝想初狎之时，紧紧滞扣。